

汽車在叫喚

艾·明·之·著

北京鋼鐵工業學校
圖書館藏書



作家出版社

汽 車 在 叫 喚

艾 明 之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責任編輯 李芝民 封面設計 蔣 韓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594 字數50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$\frac{7}{8}$ 插頁2

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—13000冊

定價(6) 0.26元

目 次

星	1
年輕的心	17
電話的故事	32
兄弟倆	55
汽車在叫喚	73
會見田桂英	84
后 記	90

星

嘿，巧！又在此地碰上了。你不是去找叶志發的嗎？为什么笑？沒有找到他住的地方？我跟你講得很清楚，出了厂門，往左拐，有一条小路；右边是麥田，麥子正在吐穗；左边有一塊菜地，黃黃的小油菜花，望不到边。走完了这块菜地，又繞过一个池塘，塘里的小蝌蚪，这几天怕都長出脚來了吧？……你別管，筆直走，在一排新栽的小梧桐樹后面，有几座新盖的大紅樓，叶志發就住在那兒。

什么？你找到了？可是……呵，我明白了，你們沒有談出什么結果來。这我可是早就提醒过你的。我有过慘痛的經驗：他不会天花乱墜跟你說一套的！叶志發就是那样的人：做的很多，說得很少。

还是讓我來告訴你，他怎么样被选为劳动模範的吧。这事情說來有趣。

第一季度結束，上級通知要總結評选模範。这次評选模範很嚴格，分了四等，甲等的劳动模範，就是全市

劳动模范的候选人。

我們工会忙起來了。我是工会的組織干事，自然也忙起來了。那时大家都認定，三号高炉炉長孟清元，一定是这次的甲等劳动模范。

孟清元也真是个好小伙子，今年才二十五歲，長得又灵活又結实。我們三号高炉是一九五〇年修复的，炉子上的人都是臨時拼湊起來的。才开始，炉前八个人，倒有九条心，天天出事故，圖表上老填黑字。組織上把孟清元調去当炉長，說來奇怪，炉前情况就跟变戲法似的，一天好一天。这次总结，他們的產量、質量都超額完成了計劃不算，炉前的八个人，个个都提过合理化建議，大小加起來，有一百多条。

对不起，談叶志發，你看我忽然又扯到孟清元身上去了。我就是有点嘮嘴。为了这个，我們的工会主席常說我：“老甘啊，應該有人提个合理化建議，在你嘴上按一个自动停閉器，一扯到旁的上面，便能自动停住。”你别笑，我們的主席是个很好的同志，参加革命很久，就是爱說說那样的笑話：讓人听了，想笑，又笑不出來。

那天，工会主席把我叫去。我一看他的眼睛，飛快地霎着，我就知道他有了新的花招。

工会主席說：“老甘啊，羣众醞釀了几天，你看甲等劳动模范会选誰呢？”

“那還有說的，當然是孟清元。”

我正要把羣眾的意見，詳詳細細反映給他聽。但他擺擺手，攔住我說：

“這我知道。旁的人呢？”

我奇怪起來：“旁的還能有誰？”

工会主席笑着嘆了口氣，眼睛霎的更快了。“我們的工作做得不深呵，老甘。有人做了許多事，我們不知道；知道了，也是隱隱約約的。”

“你說是誰嘛？”我心里有点不服氣。

“加油組的組長叶志發。你記得这个人嗎？”

这个人我自然是記得的：日本鬼子在廠的時候，有一次喝醉了酒，無緣無故的冲到叶志發面前，把一瓶硝鎚水，潑在他臉上，差一点把眼睛也燒瞎了，現在叶志發左边臉上，還有一塊大疤；三號高爐修復的時候，要成立加油組，好多人嫌學不到技術，掙不到超額工資，不願來。叶志發忽然跑來，站在工会主席面前，好像做錯了什么事似的，怪不好意思地笑着，嘴巴顫抖得很厲害，話都說不清楚了：

“主……主席……你看……这个……主席……”

我們都以為出了什么事。主席看了我一眼，大聲笑着，拉他坐下來：

“別忙，慢慢說，你又不是欠了我的錢沒還，急个什麼。坐下，坐下。”

叶志發这个人我后来总算掌握着他的规律了。他怕做的事千对万对，总像做得还不够似的，怪难为情地笑着。

叶志發坐下了。工会主席又说又笑地跟他谈合作社新办的伙食部，又说工会准备每月给張祥華一筆救濟費，他老婆一胎生了三口，……过了一会，叶志發就变得安安静静，自自然然，跟个小孩似的了。我們的主席真有兩手！叶志發說：

“主席，听说大家不愿到加油組去，有这事嗎？”

主席承認了。叶志發沉默了一会，左臉受伤的地方，肌肉一顫一顫地跳着。他低着头，有点胆怯地說道：

“那就調我去吧。”

工会主席的眼睛霎起來了，我知道他心里的高兴，实在，工会为了这件事也伤透腦筋了。但他仍然平靜地問了一句：

“你为什么想去呢？”

叶志發臉紅起來了，抱歉地笑道：

“不能为了加油組，拖住了高炉的复工呵。”說完，他又有点怀疑自己似的問道，“不对嗎？主席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主席也平靜不住了，跳起來，握住叶志發的手，“謝謝你，我就这样告訴行政了，大概会派你做組長的。”

叶志發吃了一驚，叫道：

“哎呀，为什么当组长呢？不……不合适的，请領導上慎重考慮。”

“好，要考慮的，不过组长怕还是跑不了你，謝謝，謝謝。”

現在，工会主席一提，我就把这些全想起来了。

可是我很怀疑，叶志發当个三等四等劳动模范，兴許还有可能，但工会主席明明說的是甲等劳动模范。

“怕不行吧，”我說，“加油这玩意，又不在生產的骨節眼上，……”

工会主席大声叫起来：“誰說不在骨節眼上？炉子上的工作，那一点都不能說没关系呵。”

唉，我这話算說偏差了。“这是对的。”我說，“不过，加油組总就是加加油吧，你再动腦筋，也沒有好大的竅門。人家問起来，你們的甲等劳动模范增產節約了几億？我們怎么回？碰上記者同志更具体了：增產多少億，可以折多少斤粮食，多少套衣服，这些粮食、衣服要用多少輛車皮裝，这些車皮可以列成多少里長，等等。这些可一点不能含混的啊。”

工会主席張大了嘴，恍然大悟地笑道：“呵，是这个原因啊！”但我总觉得他的眼睛眯的古怪，笑的也有点离奇。“好吧，”他說，“老甘，这事情就交給你，好好把情况摸清。我們已經落在羣众后面，我們再不赶，羣众怕要赶我們啦。”

我不敢怠慢，立刻把叶志發找來。

叶志發得了通知，立刻來了。

我請他坐下。他用手摸一下褲子，看看手掌，好像考慮了一下，該不該坐，然後挨着椅子邊慢慢坐下來。

我說：

“叶師傅，把你的事談一談吧。”

叶志發全身一跳，急忙說：

“什麼事？是我們工作沒搞好，出了事故？”

你看，他誤會到那里去了！我說：

“不，事故有技術安全科負責。我請你談的是勞動模範事迹。”

“孟清元的嗎？”

“你的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笑了起來：

“唉，老甘啊老甘，你真愛開玩笑，人家班上有工作哩！……我走了。”

我連忙拉住他，費了好大的勁，才讓他明白，我確實不是開玩笑，而是嚴肅的在工作。

“我……我有什麼好說的呢？”他為難地笑着，手里拿着桌上的鋼筆杆，不斷的把筆尖拔出來又插進去，
“到時候我們就加油，加油，一天到晚就干這個。實在沒有什麼事蹟。”

我把他手里的筆杆拿開，為了使他集中注意力。

“你想想看，有沒有比較突出，值一個億兩個億的事蹟。你自己算不確實，稍為那個一點也沒有關係，我們會幫你算出來的。”

“不，沒有，我們不會有的。”他毫不思索就說。

我耐心地打通他的思想，叫他不要客氣，這不是他一個人的事，是整个鋼鐵廠的光榮。我從下午兩點談到四點，他很仔細的听着，不時說一聲：“對，應該的。”可是他忽然站起來說：

“哎呀，加油的時間到了，我得走，你要的那個事蹟，實在……”他不安地望着我，“怎麼辦呢？我又不能亂編。”

“那當然，那當然。”我無可奈何的送他走了。

這就是我為什麼提醒你，跟他談是談不出好多東西來的。這是我自己經驗當中得到的教訓。我向工會主席彙報了情況，我說：

“主席，不行呵，跟他談了一下午，半天抓雲，連一點線索都沒有呵！憑他說的，別說甲等，四等勞動模範也許不上嘛！”

主席听了直笑：

“老甘啊，你在工會干了一兩年，工人的脾氣你還沒有摸着邊哩！他們就是這樣：願做不願說！”工會主席在辦公室走來走去，最後說，“你下去，先找些人，側面的了解了解，像李松生，團員，愛說愛玩，沒有願

慮，可以閑聊聊。”

我到加油組去了。叶志發正在捲揚机上加油。李松生一看見我，就大聲嚷起來：

“老甘，我們的跳舞晚會怎麼開了一次就不開啦？”

機會正好。我把他拉到一邊說：

“晚會的事我們過一會再仔細商量。先告訴我：你覺得叶志發怎麼樣？”

李松生一把抓住我肩頭，痛得我直嚷。這家伙才二十一歲，大眉大眼，壯的像條牛，打籃球誰都怕他，你還沒有挨近他身邊，一陣風就把你刮倒了。

“我們的組長啊，”他大叫，“沒有二話說的，這次評選模範我們就選他。”

我立刻警告他：

“不能本位主義啊，當勞動模範可得拿具體事蹟來。到底你們的組長有什麼特別事蹟？創造了多少價值？十萬二十萬的不能算，這樣的人，我們廠里要多少有多少！”

李松生給我說蒙了，拼命抓頭。

“這個……我們沒核計過，我們只覺得他好，太好了，我們一組都叫他‘老麻煩’。”

我一听就怔住了，心想：

“怎麼起了這麼個號，還說他好哩！”

李松生大概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就說：

“你別奇怪，我們是真愛他，才起的这个号。我們給別人起的就不同，像材料庫主任，我們給他起的号，叫做‘白吃飽’……”

我連忙搖頭說：

“这不好，隨便給人起这样的号。”

“这能怪我們嗎？”李松生說，“是他自己讓我們起的：我們到他那里去領材料，對他說：‘主任，給我們領一點油吧。’他頭也不抬，用筆向右一指：‘找他！’我們說：‘可還得領一點回絲哩！’他又向左一指：‘找他。’我們又說：‘上次領的油壺都不好用，這是誰家買的，應該退回去，好好批評他們一下。’他向後又一指：‘这个該找他。’我們火起來了，就問他說：‘那你是干什么的哩？’他倒一點不着急，細聲細氣的說：‘我是領導！’回來我們核計了一下，就給他起了个号叫：‘白吃飽’！”

我心想，这个号起的也真絕。李松生忽然在我肩上一拍：

“老甘，你別生氣，我們也給你起了一個。……”

我跳了起來。

“这……这个……太……太開玩笑了。”我對他說。

“別跳，不算怎么坏的，叫‘自來水管’。無非說你

嚕，做事不大用腦筋，就像自來水管似的，水倒經常流，流過算，什麼都沒有留下。”

說實在，當時我真生氣；但過後跟別人的綽號比量一下，心裡又很安慰，我的號實在比他們的要文雅一點，溫和一點。

“我們組長的號是這麼來的：你知道，以前我們加油，捲揚機得停着，加料也不能進行。有一天上班，他跑來，很不好意思的笑着對我們說：

‘同志，我們加一次油，加料就得停一次，太，太惱火了。請你們想一想看，要是我們集中力量，把料罐經過的地方，先加好油，然後再加外面的，不是只要停一次就行了嗎？’

我們一听，辦法對頭，就照辦了。

過了兩天，葉志發又對我們說：

‘同志，眼下好是好了一點，只要停一次，就可以加油了。不過連這一次要是也不停，不是更好嗎？’

有人說：

‘好是好，可惜辦不到；而且多麻煩呀！’

葉志發說：

‘是麻煩一點，不過小心一點，譬如料罐下去我們趕緊加裏面的油，料罐上來，我們就出來在外面干，這就連一次都不需要停了，不是嗎？’

有什麼好說的呢？辦法不錯，葉志發大概也是想炸

了头才想出來的，大家照着做了，从此加油就不必停止加料了。

叶志發的招兒不止一樁，我就挨过他一次批評。有一次我加完油下來，他就爬上去了，这是他的脾气，誰上完油，他都得檢查一次。我正坐下，忽然听見叶志發在炉頂大喊：

‘小李！小李！’

我心里老大不願意，从地面到炉頂，有七八十公尺，屁股还没有坐热，又讓人望上爬。我上了炉頂，沒好气的問他：

‘什么事，大驚小怪的！’

叶志發这次可沒有笑，臉上绷得紧紧的，左臉伤疤上的肉，一跳一跳，他指着油眼激动得顫着声音說：

‘这些油眼怎么加的？’

我檢查了一下，也沒看出什么毛病來，就很不滿意地抵塞他：

‘你說怎么加？不都加的好好的。’

‘这算加好啦，哼！我不是跟大家說过，那一个油眼該加稀一点的油，那一个該加稠一点的，都得記住。你怎么啦，加的全一样。就拿我們自己打比，渴了要喝水，餓了要吃干飯，不問你餓了还是渴了，光給你灌水，你受得了么？’

真麻煩！几个窟窿眼，他也給你來一篇學問。可他

是对的，我們不能因为麻煩，把对的也硬說成不对呵！我照他的話改了。‘老麻煩’这个名字也就此叫开了。我們实在打心里疼他，这次評选模范大家才决心选他。老甘，你看有希望嗎？”

我心里很犹疑，我說：

“当然，你剛才說的确实也很感动人，可是光感动人不行啊，要有价值，价值越大越好！你才說的，折算起来怕……唉……你再想想别的看。”

李松生也难住了。把帽子摘下来，揉在手里。

“有了，”他忽然快活地叫。“这件事你看是不是有点价值。有一次才加完油，高炉上忽然‘打炮’，响的就跟天塌了似的，白色的煙一大团一大团的涌起，把整个高炉都包住了。大家也沒摸清，出了什么事故，紛紛向外跑，还以为瓦斯要爆炸。叶志發正在捲揚机上，我們在下面叫他：

‘組長！快下來！快下來！’

他听見了，不下來，倒反朝出事的高炉跑。那时炉子上很乱，‘炮’打的楼梯架子直搖晃，灰塵、鉄屑、煙，冲的滿厂都是。我們心里急的火燒似的，几个人一齐叫：

‘下來啊，你往炉子跑个什么？那边沒你的事，炉子上有人哩！’

他还是不作声，一口气赶到炉上，人家正好把炉子

里的水放出來，一下子把他冲出兩丈多远。他爬起來，繼續跟着大家搶救。

我們跑上爐子，他全身都濕了，那正是臘月深冬，手拉着鉄索，一会就冰住了，連皮都扯下來。我們要他下去烤烤火，休息休息，他看看鐘，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說：

‘不行，已經晚了十來分鐘，得赶快加油！’

我們怎么劝，也劝不过來，只好讓他又回到捲揚机上加油去了。

隔了一陣，叶志發忽然在上面急叫。我們趕上去一看，他弯着身子加油，全身就这样冻结住了，身上衣服冻的像鉄皮，一点不能动，手一碰，咯啦啦的响。叶志發的臉也冻的像一塊冰豆腐似的，白的怕人。

我們就这样把他抬到医务室。第二天，我們來上班，他可又在檢查油庫了。

这件事，你看有沒有一点价值？”

我深深被这件事感动了，鼻子痠了一陣，簡直要下泪。后来一想，这事情也算不出多少錢來，当甲等劳动模范怕还是不行。我委婉的把意見告訴李松生。李松生生气了，把我一推，站起來說：

“好吧，說來說去，你总認為价值不大，可是我們小組已經決定，除了同意孟清元，第二个就是他。”說完，把帽子拋在头上，走了。